

越南散記

展 潮 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書号: 0540

越南散記

著者: 展
攝影者: 展

出版者: 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北京香餌胡同73号)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北京東四馬路大街甲15号)

發行者: 新華書局

開本: 787×1092 1/32

印數: 1—7,000

字數: 40千字

1955年11月第一版

印張: 1 8/9 插頁: 2

195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 (4) 二角一分

前 記

越南本來是很富饒的，但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却像兩座大山似地压在越南人民頭上，使越南廣大的勞動羣衆經常处在貧困和飢餓的狀態中，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

越南人民爲了推翻压在自己頭上的兩座大山，爲了謀求祖國的解放、獨立和富強，近百年來，一直進行着英勇不屈的鬥爭。但是，過去每一次民族解放運動，都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聯合鎮压下，最後宣告失敗了。只有到一九三〇年，越南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印度支那共產黨誕生之後，才根本改變了過去的狀況。

印度支那共產黨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號，組織和領導越南人民進行卓有成效的鬥爭，從勝利走向勝利。一九四五年八月，越南人民在印度支那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在全國範圍內舉行總起義，從日本法西斯手裏奪取了政權，這就是有名的“八月革命”。“八月革命”成功，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統治宣告終結。

越南人民站起來了，這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鼓舞了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同時也給予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

殖民地政策重大的打擊。帝國主義不甘坐視越南人民的勝利，於是法國殖民者的侵略武裝便在美、英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捲土重來，企圖重新佔領越南，恢復它的殖民統治。但是，這只是帝國主義的幻想，歷史的行程是絕不能任意扭轉的，站起來了的越南人民在自己的旗手印度支那共產黨和越南勞動黨的領導下，英勇地還擊侵略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了長期抗戰，建立起一支堅強的武裝——越南人民軍。這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人民武裝，自一九五一年起，連續開展了邊境戰役、和平戰役、西北戰役等重大戰役，殲滅了侵略軍大量的有生力量，解放了大塊土地和人民，特別是在一九五四年舉行了富有歷史意義的奠邊府戰役，這一戰役根本改變了越南以及整個印度支那的局勢，迫使美帝國主義和法國殖民者不得不承認“再也打不下去了！”在日內瓦會議上簽訂了停戰協定。和武裝抗擊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同時，越南人民在印度支那共產黨和越南勞動黨的領導下，逐步地展開對封建主義的進攻。封建主義是帝國主義侵略和統治越南的社會基礎，是越南社會發展途中的絆腳石，是越南人民貧困和災難的根源。越南民主共和國剛一成立，就宣佈了減租減息政策，抗戰期間又幾次三番地重申這一政策，以便限制和削弱封建的剝削制度。到一九五三年冬，越南勞動黨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進一步提出在解放區裏發動農民羣衆進行土地改革，徹底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這一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自一九五四年春天開始以來，已

經在越南北部許多地區裏完成了，現在還繼續在向前發展着。許多事實證明：凡是實現了土地改革的地區，因為封建剝削消滅了，生產力得到解放了，農民勞動興趣提高了，農業以及各種副業產量都顯著提高了，農村的面貌也煥然一新了。

越南人民長期以來所進行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目的就是推翻兩座大山，解放自己的手脚，以便迅速地發展農業和工業生產，使國家富強，使人民的生活愈來愈幸福。作為越南人民勝利的旗手的印度支那共產黨和越南勞動黨，充分地體現着越南人民的這種願望，在抗戰勝利和土地改革勝利的基礎上，在和平恢復的初期，就積極領導越南人民為医治戰爭創傷，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而進行巨大的工作。越南勞動黨、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特別注重恢復和發展農林水利事業，也特別注重接管和恢復發展新解放的城市，活躍人民經濟生活和工礦企業。而鐵路、交通運輸事業是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工作中的動脈，越南勞動黨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予以特殊的關懷。

越南人民在恢復和重建自己國家時，每一個勝利，對於東方和世界和平都有着重要的意義。以偉大的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和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都密切地關懷着越南人民的恢復建設工作，對他們每一個新的成就表示熱烈的歡迎。正在為徹底解放自己的領土台灣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人民，對於為實現自己國家的統一和積極進行和平建

設工作的兄弟的越南人民，表示衷心的同情和支持。

这本小冊子裏搜集的是記者在越南探訪期間，所寫的一些散記式的文章，時間是和平恢復前後，內容包括老區土地改革；新區恢復經濟；河內——陸南關鐵路修復通車；越南人民紀念越南勞動黨生日和胡志明主席故鄉訪問記等。這些文章全部先後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應該聲明的，這些散記所反映的事實，只是越南人民巨大的和平恢復後建設工作（包括土地改革在內）中的一些點滴，僅供讀者參考。

作 者

一九五五年七月

目 錄

前記

在三島山下.....	1
一百二十歲老人何文郡.....	8
夏稻上市前的省城.....	13
越南人民的第一條鐵路.....	18
鐵路綫兩旁.....	25
在和平、友誼、勝利的列車上.....	31
金星紅旗飄揚在鴻基礦區.....	35
五月的海防.....	39
今日奠邊府.....	46
越南人民光榮的節日.....	51
訪問胡志明主席故鄉.....	57

在三島山下

夕陽的斜輝透過了雲層，把越南北部的避暑勝地——三島山，映襯得格外的好看。

這座遠近聞名的山峯，彷彿是三個翠綠色的島嶼似的，緊緊地聯結在一起。有時候，它層次分明地站在那裏；有時候，它又忽隱忽現地躲到煙霧的紗幔後面去了。

三島山左近，是北越的山區和平原互相交替的丘陵地帶。這座名山以它挺秀的峰巒，自西向東穿過那些波紋起伏的土地，剛好把永福省和太原省分在南北兩面。在北面，傍依着山腳，是太原省的大慈縣。不久以前，越南人民富有歷史意義的土地改革運動，就是在這裏首先實現的。

傍晚，我們完成了最後的行程，走過一條相當長的獨木橋，來到了新泰社（相當於我國的鄉）。這是大慈縣最初試行土地改革的六個社中的一個。

新泰社具有北越農村的許多特色。一座座低矮的農舍，時而分散、時而集中，在稻田旁邊形成一個個疏疏落落的村莊。在這些叫做“屯”的村莊旁邊，通常都有一片或大或小的竹叢。

有一條工河從新泰社中間穿過，全社十個屯差不多都可以利用這條河水灌溉田地。我們來到的時候，農民正打田間

往家裏走，少年兒童也从學校裏或者牧放的地方回來了。河灣深处有許多人在那裏游泳，離得不遠的地方是幾條水牛，它們正滿足地把鼻子露在水面上呼吸。

我們隨着土地改革工作隊的幹部走向河边的一座普通的農舍，這是社農會書記（主席）阮文閑的家。這時主人剛好在屋子裏，他和他的母親熱情地接待我們。夜間，便把我們安頓在他家的外間住下。

阮文閑是個不滿三十歲的僱農，越南勞動黨黨員，他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積極地領導農民進行鬥爭，被大家選做社的農會書記。他一家三口人：母親身體不大壯實，在家裏燒飯和餵養牲畜；妻子是個積極分子，當時正隨着社的民工隊出發，到幾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修築公路；阮文閑自己一面工作、一面堅持生產，是够忙的。我們到的時候，他剛從田裏回來，匆匆忙忙吃過晚飯，便提着一盞“瓶子燈”開會去了。那天晚上開的是一個屯子的農民代表會，中心是要把剩餘的一畝（北越畝，一畝等於中國五畝多）多田合理地填補到需要土地的農民手裏。阮文閑主持會議一直到深夜才回家，第二天天濛濛亮就又爬起來到田裏生產去了。

我們在新泰社一共住了兩天半，探望了許多農民的家庭。這些農民，有的剛剛挪到新蓋起來的屋子裏，有的兩三戶人家一起搬進了惡霸地主寬闊的庭院。我注意到，所有的農家都缺少不了一樣共同的物品，那就是胡志明主席的像。這些被人們鄭重地从報刊上剪裁下來的、或者是臨摹下來的

領袖像，總是被張掛在整個屋子最顯要的地方，並且往往還附着這樣的越文標語：“越南勞動黨萬歲！”“胡主席萬歲！”

翻身農民阮文其緊緊抓住我的手，把我領到他家裏，堅持地要我喝一碗濃茶。這位已經六十多歲但是看起來還相當壯實的老農民，端着一個大竹筒做的水煙袋，在我對面的門坎上坐下來，稍微有點激動地談到他自己和全社農民過去悲慘的遭遇以及翻身後的喜悅。

五十多年以前，新泰社還是一片荒山野地，當時只有一些在紅河三角洲被地主和法國殖民者壓榨得沒有活路的農民逃來這裏，他們辛勤地勞作，終於在今天新泰社的中心那座小山丘——鷄巢山附近開闢出了三十多畝田。到一九零二年，法國殖民主義分子德蒙巴幹和義神甫來了，隨便畫了一張地圖，宣佈鷄巢山四周、工河右岸的三百九十多畝田地全部歸他們所有，成立了“田莊”。後來，德蒙巴幹又誘騙太平省和南定省的災民上來開荒，說開出來的荒地歸自己所有，事實上農民開墾到那裏他便霸佔到那裏，並且還要課以重租。到一九一七年，另外一個殖民主義分子加里來接管“田莊”，就更變本加厲了。他私自製定“土地法規”，強迫農民簽訂“合同”，限令農民不論天旱水澇都得一律交租，並且強迫農民為“田莊”服勞役而一點報酬也不給農民。每畝田租，迅速地從十桶（每桶二十公斤）、十二桶上升到二十桶、二十五桶，有的甚至達到三十桶。農民們除了把全部收穫都繳納出來之外，還要在“田莊”的賬本上簽字畫押。許多農民因為忍

受不住这种残酷的压榨，便偷偷地逃散了。

在工河左岸，还有另外一个“田莊”，一共佔據了一百一十多畝田。這個“田莊”，也是由法國殖民主義分子德蒙巴幹和義神甫採取同樣的手段，在一九零四年“建立”起來的。一九三零年，這個“田莊”从殖民主義分子手裏轉移到越南地主杜庭道手裏。杜庭道是北越的大地主，他憑藉着帝國主義的勢力，在“田莊”裏爲非作歹，無限度地剝削農民。

除了兩個大“田莊”之外，新泰社還有許多屬於十二戶本地或者外來地主的莊園。這些幾乎都是从農民手裏霸佔去的莊園，散佈在全社各個角落裏，和兩大“田莊”互相呼應，形成了一個對農民統治的羅網。許多在平原被擠壓得沒有辦法活下去的農民，扶老携幼地逃跑到這裏，原想找到一個落腳的地方。但是當他們在殖民者和地主的羅網裏再也掙扎不下去的時候，又只好流落他方。从別處來的農民，又很快地填補了他們的位置。

這就是“八月革命”以前，新泰社的慘淡情況。

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成功了，新泰社也和越南解放區的許多農村一樣，基本上摧垮了法國殖民者的統治，建立了人民的政權。但是反動的地主階級並不甘心於死亡，他們塗改成份，隱瞞或者分散田地，並且鑽到社抗戰行政委員會甚至越南勞動黨的基層組織中來，企圖使這些部門完全變質，維持地主階級在農村中的統治地位。

一九五三年秋天，越南勞動黨中央、越南民主共和國政

府和胡志明主席派來了工作隊，在新泰社發動羣衆，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減租和土地改革運動。那些過去騎在農民头上的惡霸地主和“田莊”管理員，都在農民的訴苦說理鬥爭中低头認罪了。民主政府支持了農民合理的要求，槍斃了惡霸地主鄧曰康，他曾經殺死六個農民、霸佔幾十畝農田，並且還準備去迎接法國侵略軍。民主政府還按照農民的要求，扣押了兩個“田莊”管理員黃春護、黃文銀，這兩個傢伙不僅是法國殖民主義分子的幫兇，還仗勢霸佔農民的田地，並且每一個都有兩條人命以上的血債。

一九五四年春天，新泰社的土地改革運動全部勝利地結束了。農民們興奮地在分得的田邊插上了界標，這些過去曾是他們用雙手開墾出來的田地，現在又回到他們手裏來了。

幾輩子連一塊腳板大的田地還沒有過的阮文其，这次一共分得了一畝二分田、三分之一頭耕牛和一副犁。当他接受這些東西的時候，激動得流淚，他說：“黨、政府和胡主席的恩情，真是比親生父母的還大！”從此以後，這位老農民便起早搭黑地去拾糞，他說他每天要漚够一挑肥，好把田餵得飽飽的，响应胡主席增加生產的号召。

不僅阮文其一個人，全新泰社農民今年都很重視積肥，連過去一直迷信糞便會把莊稼薰壞的土族和寨族農民，也積極地掏挖糞坑。少數民族比較集中的塔黃屯，在很短的期間內，就出現了二十多個從來也沒有過的“糞坑”。

土地改革後的農村面貌，真是煥然一新。

過去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的挑撥離間，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是很不融洽的。土地改革以後，新泰社的京族、土族和寨族農民不僅互相往還，而且還在一起互助變工。今年夏耕的時候，各族農民自動地募集了三十桶穀种、二百五十公斤木薯、紅薯以及別的一些雜糧，幫助二十八戶剛翻身、家底比較薄的農民解決了困難。土地改革後不久，全社各族農民連續突擊了幾天，終於修成了一條二百多公尺長的河堤。使工河右岸的二十多畝田在雨季裏免遭水淹。人們現在正醞釀着在另外的兩個地方修築兩道新水渠，當這個計劃實現的時候，將有一百五十畝一季稻田變成兩季稻田。

許多過去失掉了房舍的農民，在大家的幫助下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我在新泰社的時候，已經有五個僱農和兩個貧農搬進他們自己的新屋子裏。這些典型的越南農舍，多數是在外面圍上一圈竹籬笆，裏面留着一塊小天井，房子座落在稍微高一點的地基上，在用茅草和竹片蓋成的屋頂下面，是堅實的土牆和可以活動的門窗。有一個叫鄧文景的五十七歲的老年農民，過去田地叫地主霸佔了，夫婦兩人不得不分別出去當僱工。土地改革以後，他們分得了一畝五分田、三分之一頭牛，還有一座房子，老兩口又回到一塊來團聚。

完成了土地改革的農村，喜事也特別的多。剛分配過田地，就有六對男女農民結婚。這六對新婚夫婦，要是按照男方成份來算，就是三戶僱農、兩戶貧農和一戶中農。除了中農，結婚年齡都比較大。兩個貧農，一個三十九歲，一個四

十二歲。按照這一帶以前的風俗，要結婚可真不容易，男方必須先送一條牛、一雙金耳環、一對銀項圈和兩套細料衣服的聘禮，到娶親的那天還得請全屯人吃一頓酒席。社會上流行着這樣的一句話：“那有女兒嫁給那些衣服破爛的人！”當時貧苦的農民是很難得結婚的。可是現在不同了，只要男女雙方自願，到社抗戰行政委員會去登記，結婚那天在屯裏開個聯歡會，由社抗戰行政委員會的代表宣佈之後，大家隨意地講講話、喝喝茶、唱唱歌，就算是完婚了。僱農鄭文耳和鄧文花結婚的那天，貧農吳文兆也去參加了他們的婚禮。一九四四年，吳文兆因為結婚借了地主五十一塊錢，結果把一畝七分田和五間房統統都押給地主阮尊，直到這次土地改革才翻了身。在自己階級弟兄的婚禮會上，吳文兆簡直壓抑不住心頭的高興，他指着在金星紅旗下的胡主席像說：“我們要跟着伯伯、跟着黨走到底。”

在一個炎熱的中午，我們懷着依戀的心情離開了新泰社。那些曾經在一起親切地叙談過家事的農民們，有的正在農民識字班裏默寫生字，有的正在幹部補習班裏學習。當我們穿過了茂密的稻田，從鷄巢山法國殖民主義分子“田莊”管理處的廢墟旁邊經過，走向那條獨木橋的時候，遠遠地還可以看到一座架在非常高的木樑上的小竹閣——新泰社農民的“廣播電台”，這時候正有人在用鋅質的喇叭筒報告新聞，可以聽出那是關於冀邊府勝利的消息。

一九五四年五月

一百二十歲老人何文郡

敬老，是越南農民傳統的美德。

在農村裏，往往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一個鬚髮花白的老人，被大家讓在前面走；如果是開會了，這位老人便被請到會場前面或者主席台上來坐；要是有什麼事情爭執不下了，農民們也常請上了年紀的“父老”來解決。

但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統治的社會裏，是不会有什麼敬老扶幼可講的。那些被他們叫作“白丁”的貧苦農民，不管有多大歲數，都一樣的受鄙視、受剝削，在痛苦中度过一生。

越南中部義安省儀順社仁和村有一位老人叫何文郡，很久以來人們幾乎都忘記了他的存在。直到一九五三年秋天，越南勞動黨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派遣羣衆工作隊來到仁和村，訪貧問苦時，才發現這位老人已經有一百二十歲了。

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勞動黨中央，傳到了胡志明主席那裏。胡主席親筆給這位老人寫了一封信，並且把少年兒童親手縫製的，送給自己的一件醬紅色的越南式褂子交給工作隊的幹部，讓他們親自送給何文郡。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这天上午，鄰近各村的許多老年農民都來了，他們圍坐在何文郡的

周圍。正当这些受尽了折磨的老人在一起談家常的時候，突然進來一位老農婦，她一边端詳着每個人的臉一边問：“古郡（越南習慣於叫名不叫姓，“古”是對老人的尊稱，即曾祖父之意）在哪裏？”原來這位農婦十五、六歲的時候，每次趕集都是坐何文郡撐的渡船過河，當時老人已經快五十歲了。這位農婦原以為老人早就不在世了，誰知道今天路過却聽說他還活着，並且胡主席還有信寄給他，便特地進來探望探望。

晚間，在羣衆工作隊主持下舉行了一個隆重的慶祝會。全儀順社十五個村二千多農民都來了，附近的村社也派代表來參加。慶祝會的會場佈置在一片已經收割了的稻田裏，遠處吹來的海風把篝火煽得越來越旺。老人被少年兒童用鑼鼓送進了會場，在胡主席的大掛像前面坐下來。

慶祝會開始了。工作隊幹部把胡主席送的那件褂子披在老人身上。然後宣讀胡主席的信。胡主席在信裏寫着：越南勞動黨和政府堅決地支持農民正義的要求，充分發動羣衆，貫徹土地政策，實現耕者有其田。

老人感動極了，用低啞的聲音說：“過去我受盡苦也沒有人知道，現在工作隊來了，胡主席知道我，獎勵我，還給我開會。我真像小孩剛出世，第一眼看見太陽，心裏真高興！我不知道用什麼來報答胡主席的恩情。”接着，老人的小女兒——一位年老的農婦站起來說：“幹部、農民兄弟姊妹們！胡主席、黨、政府派幹部幫助我們減租，現在胡主席又送給我父親一件貴重的衣服，我們全家感謝胡主席。”她談到最

初工作隊來訪問的情形，談到幹部的艱苦作風感動了她父親和自己，談到她家庭過去所受的痛苦，談到她的決心，她說：“在胡主席像前，我只說一句話：要實心實意地照顧幹部，要參加發動羣衆工作。”這位在苦難中熬煎了五、六十年的農婦，雖說第一次在大庭廣衆中露面，但是由於從心底裏激發出來的真情，她的話講得很動人。

貧雇農代表講話了，他說：“古郡家庭的光榮，也是我們全體農民的光榮。”最後由社農會書記講話，他說：“胡主席送給郡老人褂子，表示黨和政府對農民的關懷。我們要加緊團結，反對封建地主。”講完話，農民們便按照着他們的傳統習慣，時而一領衆和地唱一隻民謠，時而朗誦一首純樸和熱情的詩歌，這樣尽情地歡慶，一直到夜間十點鐘才散。農民們敲打着鑼鼓把老人送回家去。

那一天，附近各村的農民還送來了許多禮物。有穀子，有香蕉，有雞蛋，有紅糖。有人把一碗剛煮好的糖粥送過來，請老人吃一頓夜餐。老人邊吃邊問近旁的一位工作隊幹部說：“姪子呀！這是什麼東西？這樣好吃！”

在盛產甘蔗的地方，勞動了一輩子的農民竟連半塊糖都沒有嚐過！說起來真是叫人傷心！何文郡父母因為家境貧困把三個孩子全都賣給了地主。兩個孩子早死，只剩下何文郡一個人。他因為受不了地主的毒打，好幾次逃跑，都被抓回去了。到了十九歲那年，母親死了，父親的腳也跛了，何文郡要求回家去贍養老人，地主怎麼也不答應。後來東討西